

ZHONG HUA WEN XUE MING ZHU BAI BU

WEN XUE MING ZHU BAI BU

中华 文学 名著百部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

第八十四部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杜芳清

封面设计：张诗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 第 84 部, 古典小说篇/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0. 4

ISBN 7-5371-3677-7

I. 中... I. ①齐... ②夏... II. 历史小说—作品
集—中国—古代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8864 号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

齐豫生 主编
夏于全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 83000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沙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00 印张 35000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5371-3677-7/I·1347 全套定价: 39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印刷厂调换

第八十四部书目

三侠五义(下)..... (269)

第八十四部目录

三侠五义·下

- 第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马刚
丁兆兰无心遇莽汉…………… (269)
- 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饮酒逢土棍
卞家瞳偷银惊恶徒…………… (273)
- 第六十二回 遇拐带松林救巧姐
寻奸淫铁岭战花冲…………… (277)
- 第六十三回 救莽汉暗刺吴道成
寻盟兄巧逢桑花镇…………… (281)
- 第六十四回 论前情感化彻地鼠
观古迹游赏诛龙桥…………… (285)
- 第六十五回 北侠探奇毫无情趣
花蝶隐迹别有心机…………… (289)
- 第六十六回 盗珠灯花蝶遭擒获
救恶贼张华窃负逃…………… (293)
- 第六十七回 紫髯伯庭前敌邓车
蒋泽长桥下擒花蝶…………… (297)
- 第六十八回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双侠钱行静修测字…………… (301)
- 第六十九回 杜雍课读待妾调奸
秦昌陪罪丫鬟丧命…………… (305)
- 第七十回 秦员外无辞甘认罪
金琴堂有计立明冤…………… (308)
- 第七十一回 杨芳怀忠彼此见礼

	继祖尽孝母子相逢.....	(313)
第七十二回	认明师学艺招贤馆	
	查恶棍私访霸王庄.....	(317)
第七十三回	恶姚成识破旧伙计	
	美绛贞私放新黄堂.....	(322)
第七十四回	淫方韶误救朱烈女	
	贪贺豹侠逢紫髯伯.....	(326)
第七十五回	倪太守途中重遇难	
	黑妖狐牢内暗杀奸.....	(332)
第七十六回	割帐缘北侠擒恶霸	
	对莲瓣太守定良缘.....	(336)
第七十七回	倪太守解任赴京师	
	白护卫乔妆逢侠客.....	(341)
第七十八回	紫髯伯艺高服五鼠	
	白玉堂气短拜双侠.....	(345)
第七十九回	智公子定计盗珠冠	
	裴老仆改妆扮难叟.....	(350)
第八十回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认方向高树捉猴猕.....	(354)
第八十一回	盗御冠交托丁兆蕙	
	拦相轿出首马朝贤.....	(359)
第八十二回	试御刑小侠经初审	
	遵钦命内宦会五堂.....	(363)
第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灵性巧	
	真赃实犯理短情屈.....	(367)
第八十四回	复原职倪继祖成亲	
	观水灾白玉堂捉怪.....	(372)
第八十五回	公孙策探水遇毛生	
	蒋泽长沿湖逢邬寇.....	(376)
第八十六回	按图治水父子加封	
	好酒贪杯叔侄会面.....	(381)
第八十七回	为知己三雄访沙龙	

	因救人四义撇艾虎	(385)
第八十八回	抢鱼夺酒少弟拜兄 谈文论诗老翁择婿	(389)
第八十九回	慈锦笺暗藏白玉钗 痴佳蕙遗失紫金坠	(393)
第九十回	避严亲牡丹投何令 充小姐佳蕙拜邵公	(397)
第九十一回	死里生千金认张立 苦中乐小侠服史云	(402)
第九十二回	小侠挥金贪杯大醉 老葛抢雉惹祸着伤	(407)
第九十三回	辞绿鸭渔猎同合伙 归卧虎姊妹共谈心	(410)
第九十四回	赤子居心灵师觅父 小人得志断义绝情	(414)
第九十五回	暗昧人偏遭暗昧害 豪侠客每动豪侠心	(419)
第九十六回	连升店差役拿书生 翠芳塘县官验醉鬼	(423)
第九十七回	长沙府施俊遇丫鬟 黑狼山金辉逢盗寇	(427)
第九十八回	沙龙遭困母女重逢 智化运筹弟兄奋勇	(431)
第九十九回	见牡丹金辉深后悔 提艾虎焦赤践前言	(435)
第一百回	探形踪王府遣刺客 赶道路酒楼问书僮	(439)
第一百一回	两个千金真假已辨 一双刺客妍媸自分	(443)
第一百二回	锦毛鼠初探冲霄楼 黑妖狐重到铜网阵	(447)
第一百三回	巡按府气走白玉堂	

	逆水泉搜求黄金印.....	(451)
第一百四回	救村妇刘立保泄机 遇豪杰陈起望探信.....	(455)
第一百五回	三探冲霄玉堂遭害 一封印信赵爵担惊.....	(459)
第一百六回	公孙先生假扮按院 神手大圣暗中计谋.....	(463)
第一百七回	愣徐庆拜求展熊飞 病蒋平指引陈起望.....	(468)
第一百八回	图财害命旅店营生 相女配夫闺阁本分.....	(472)
第一百九回	骗豪杰贪婪一万两 作媒妁认识二千金.....	(476)
第一百十回	陷御猫削城入水面 救三鼠盗骨上峰头.....	(480)
第一百十一回	定日盗簪逢场作戏 先期祝寿改扮乔妆.....	(484)
第一百十二回	招贤纳士准其投诚 合意同心何妨结拜.....	(488)
第一百十三回	钟太保贻书招贤士 蒋泽长冒雨访宾朋.....	(493)
第一百十四回	忍饥挨饿进庙杀僧 少水无茶开门揖盗.....	(497)
第一百十五回	随意戏耍智服柳青 有心提防交结姜铠.....	(501)
第一百十六回	计出万全极其容易 算失一着甚是为难.....	(505)
第一百十七回	智公子负伤追儿女 武伯南逃难遇豺狼.....	(510)
第一百十八回	除奸淫错投大木场 救急困赶奔神树岗.....	(514)
第一百十九回	神树岗小侠救幼子	

	陈起望众义服英雄.....	(518)
第一百二十回	安定军山同归大道	
	功成湖北别有收缘.....	(521)

三侠五义 下

第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马刚 丁兆兰无心遇莽汉

且说包兴在汤圆铺内问张老儿：“你这买卖一年有多大的来头？”张老道：“除火食人工，遇见好年头，一年不过剩上四五十吊钱。”包兴道：“莫若跟随邓九如上东京，见了三公子。那时邓九如必是我家公子的义儿，你就照看他，吃碗现成的饭如何？”张老儿听了，满心欢喜，又将韩爷将此子寄居于此的原因说了。“因他留下五两银子，小老儿一时宽裕，卸了一口袋面，被恶奴马禄看在眼里，立刻追索欠债，‘再也想不到有如此的奇遇。’”包兴连连称“是”，又暗想道：“原来韩爷也来到此处了。”一转想道：“莫若仍找县令叫他邓九如打扮打扮，岂不省事么？”因对张老道：“你收拾起身的行李，我到县里去去就来。”说罢，出了汤圆铺上马，带着伴当，竟奔县衙去了。

这里张老儿与伙计合计，作为两股生理，年齐算帐。一个本钱，一个人工，却很公道。自己将积蓄打点起来。不多时，只见包兴带领衙役四名赶来的车辆，从车上拿下包袱一个。打开看时，却是簇新的小衣服、大衫、衬衫，无不全备。是金公子的小衣服，因说是三公子的义儿，焉有不尽心的呢？何况又有太岁庄留马一事，借此更要求包兴在相爷前遮羞遮盖。登时将九如打扮起来，真是人仗衣帽，更显他粉妆玉琢，齿白唇红，把张老儿乐得手舞足蹈。伙计帮着把行李装好，然后叫九如坐好，张老儿却在车边。临别又谆嘱了伙计一番：“倘若韩二爷到来，就说在开封府恭候。”包兴乘马，伴当跟随，外有衙役护送，好不威势热闹，一直往开封去了。

且说欧阳爷与丁大爷在会仙楼上吃酒，自张老儿去后，丁大爷便向北侠道：“方才眼看恶奴的形景，又耳听豪霸的强梁，兄台心下以为何如？”北侠道：“贤弟，咱们且吃酒，莫管他人的闲事。”丁大爷听了，暗道：“闻得北

侠武艺超群，豪侠无比。如今听他的口气，竟是置而不论了。或者他不知我的心迹，今日初遇，未免的含糊其词，也是有的。待我索性说明了，看是如何。”想罢，又道：“似你我行侠尚义，理当济困扶危，剪恶除奸。若要依小弟主意，莫若将他除却，方是正理。”北侠听了，连忙摆手，道：“贤弟休得如此。岂不闻窗外有耳？倘漏风声，不大稳便。难道贤弟醉了么？”丁大爷听了，便暗笑道：“好一个北侠！何胆小到如此田地？真是‘闻名不如见面’！惜乎我身边未带利刃；如有利刃，今晚马到成功，也叫他知道知道我双侠的本领、人物。”又转念道：“有了，今晚何不与他一同住宿，我暗暗盗了他的刀且去行事。俟成功后，回来奚落他一场，岂不是件快事么？”主意已定，便道：“果然小弟力不胜酒，有些儿醉了。兄台还不用饭么？”北侠道：“劣兄早就饿了，特为陪着贤弟。”丁大爷暗道：“我何用你陪呢。”便回头唤堂官，要了饭菜点心来。不多时，堂官端来，二人用毕，会钞下楼，天刚正午。

丁大爷便假装醉态，道：“小弟今日懒怠行路，意欲在此住宿一宵，不知兄台意下如何？”北侠道：“久仰贤弟，未获一见。今日幸会，焉有骤然就别之理？理当多盘桓几日为是，劣兄惟命是听。”丁大爷听了，暗合心意道：“我岂愿意与你同住，不过要借你的刀一用耳。”正走间，来到一座庙宇门前。二人进内，见有个跛足道人，说明暂住一宵，明日多谢香资。道人连声答应，即引到一小院，三间小房，极其僻静。二人俱道：“甚好，甚好。”放下行李，北侠将宝刀带着皮鞘子挂在小墙之上，丁大爷用目注视了一番，便彼此坐下，对面闲谈。丁大爷暗想道：“方才在酒楼上，惟恐耳目众多，或者他不肯吐实。这如今在庙内，又极僻静，待我再试探他一回，看是如何。”因又提起马刚的过恶，并怀造反之心。“你若举此义，不但与民除害，而且也算与国除害，岂不是件美事？”北侠笑道：“贤弟虽如此说，马刚既有此心，他岂不加意防备呢？俗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岂可唐突？倘机不密，反为不美。”丁大爷听了，更不耐烦，暗道：“这明是他胆怯，反说这些以败吾兴。不要管他，俟夜间人静，叫他瞧瞧俺的手段。”

到了晚饭时，那瘸道人端了几碗素菜，馒头米饭，二人灯下囫圇吃完。道人撤去。彼此也不谦让。丁大爷因瞧不起北侠，有些怠慢，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了。谁知北侠更有讨厌处，他闹了个吃饱了食困，刚然喝了点茶，他就张牙咧嘴的哈气起来。丁大爷看了，更不如意，暗道：“这样的酒囊饭袋之人，也敢称个‘侠’字，真真令人可笑！”却顺口儿道：“兄台既有些困

倦，何不请先安歇呢？”北侠道：“贤弟若不见怪，劣兄就告罪了。”说罢，枕了包裹，不多时，便呼声振耳。丁大爷不觉暗笑，自己也就盘膝打坐，闭目养神。

及至交了二鼓，丁大爷悄悄束缚，将大衫脱下来。未出屋子，先显了个手段，偷了宝刀，背在背后。只听北侠的呼声益发大了，却暗笑道：“无用之人，只好给我看衣服。少时事完成功，看他如何见我？”连忙出了屋门，越过墙头，竟奔太岁庄而来。一二里路，少刻就到。看了看墙垣极高，也不用软梯，便飞身跃上墙头。看时原来此墙是外围墙，里面才是院墙。落下大墙，又上里面院墙。这院墙却是用瓦摆就的古老钱，丁大爷窄步而行。到了耳房，贴墙甚近。意欲由房上进去，岂不省事。两手扳住耳房的边砖，刚要纵身，觉得脚下砖一跳。低头看时，见登的砖已离位。若一抬脚，此砖必落，心中暗道：“此砖一落，其声必响，那时惊动了人反为不美。”若要松手，却又赶不及了，只得用脚尖轻轻的碾力，慢慢的转动，好容易将那块砖稳住了。这才两手用力，身体一长，便上了耳房。又到大房，在后坡里略为喘息。只见仆妇丫鬟往来行走，要酒要菜，彼此传唤。丁大爷趁空儿到了前坡，爬伏在房檐窃听。

只听众姬妾争宠，道：“千岁爷，为何喝了捏捏红的酒，不喝我们挨挨酥的酒呢？奴婢是不依的。”又听有男子哈哈笑道：“你放心！你们八个人的酒，孤家挨次儿都要喝一杯。只是慢着些儿饮，孤家是喝不惯急酒的。”丁大爷听了，暗道：“怨得张老儿说他有造反之心，果然，他竟敢称孤道寡起来。这不除却，如何使得！”即用倒垂势，把住椽头，将身体贴在前檐之下，却用两手捏住椽头，倒把两脚撑住凌空，换步到了檐柱，用脚登定。将手一撒，身子向下一顺，便抱住大柱，两腿一抽，盘在柱上。头朝下，脚向上，哧、哧、哧顺流而下，手已扶地。转身站起，瞧了瞧此时无人，隔帘往里偷看。见上面坐着一个人，年纪不过三旬向外，众姬妾围绕着，胡言乱语。丁大爷一见，不由“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回手抽刀。罢咧！竟不知宝刀于何时失去，只剩下皮鞘。猛然想起要上耳房之时，脚下一跳，身体往前一栽，想是将刀甩出去了。自己在廊下手无寸铁，难以站立。又见灯光照耀，只得退下。见迎面有块太湖石，暂且藏于后面，往这边偷看。

只见厅上一时寂静。见众姬妾从帘下一个一个爬出来，方嚷道：“了不得了！千岁爷的头被妖精取了去了！”一时间，鼎沸起来。丁大爷在石后听的明白，暗道：“这个妖精有趣，我也不必在此了，且自回庙再作道理。”想

罢，从石后绕出，临墙将身一纵，出了院墙。又纵身上了外围墙，轻轻落下。脚刚着地，只见有个大汉奔过来，嗖的就是一棍。丁大爷忙闪身躲过。谁知大汉一连就是几棍。亏得丁大爷眼快，虽然躲过，然而也就吃力的很。正在危急，只见墙头坐着一人，掷下一物，将大汉打倒。丁大爷赶上一步按住。只见墙上那人飞身下来，将刀往大汉面前一晃，道：“你何人？快说！”

丁大爷细瞧飞下这人，不是别个，却是那胆小无能的北侠欧阳春，手内刀就是他的宝刀，心中早已明白，又是欢喜，又是佩服。只听大汉道：“罢了，罢了！花蝶呀，咱们是对头，不想俺弟兄皆丧于你手！”丁大爷道：“这大汉好生无礼，哪个是什么花蝶？”大汉道：“难道你不是花冲么？”丁大爷道：“我叫兆兰，却不姓花。”大汉道：“如此说来，是俺错认了。”丁大爷也就将他放起。大汉立起，掸了尘土，见衣裳上一片血迹，道：“这是哪里的血呀？”丁大爷一眼瞧见那边一颗首级，便知是北侠取的马刚之首，方才打倒大汉，就是此物，连忙道：“咱们且离此处，在那边说去。”

三人一壁走着，大爷丁兆兰问大汉道：“足下何人？”大汉道：“俺姓龙名涛。只因花蝴蝶花冲将俺哥哥龙渊杀害，是俺怀仇在心，时刻要替兄报仇。无奈这花冲形踪诡秘，满许多端，再也拿他不着。方才是我们伙计夜星子冯七告诉于我，说有人进马刚家内。俺想马刚家中姬妾众多，必是花冲又相中了哪一个，因此持棍前来，不想遇见二位。方才尊驾提‘兆兰’二字，莫非是莱花村丁大员外么？”兆兰道：“我便是丁兆兰。”龙涛道：“俺久要拜访，未得其便，不想今日相遇。又险些儿误伤了好人。”又问：“此位是谁？”丁大爷道：“此位复姓欧阳名春。”龙涛道：“哎呀！莫非是北侠紫髯伯么？”丁大爷道：“正是。”龙涛道：“妙极！俺要报杀兄之仇，屡欲拜访，恳求帮助，不期今日幸遇二位。没什么说的，求恳二位帮助小人则个。”说罢，纳头便拜。丁大爷连忙扶起，道：“何必如此。”龙涛道：“大官人不知，小人在本县当个捕快差使。昨日奉县尊之命，要捉捕马刚。小人昨奉此差，一来查访马刚的破绽；二来暗寻花蝶的形踪，与兄报仇。无奈自己本领不济，恐不是他的对手，故此求二位官人帮助帮助。”北侠道：“既是这等，马刚已死，你也不必管了。只是这花冲，我们不认得他，怎么样呢？”龙涛道：“若论花冲的形景，也是少年公子模样，却是武艺高强。因他最爱采花，每逢夜间出人，鬓边必簪一枝蝴蝶，因此人皆唤他是‘花蝴蝶’。每逢热闹场中，必要去游玩，若见了美貌妇女，他必要下工夫，到了人家采花。这厮造孽多端，作恶无数，前日还闻得他要上灶君祠去呢。小人还要上那里去访他。”北侠

道：“灶君祠在哪里？”龙涛道：“在此县的东南三十里，也是个热闹去处。”丁大爷道：“既如此，这时离开庙的日期尚有半个月的光景，我们还要到家中去。倘到临期，咱们俱在灶君祠会齐。如若他要往别处去，你可派人到莱花村给我们送个信，我们好帮助你。”龙涛道：“大官人说的极是。小人就此告别，冯七还在那里等我听信呢。”

龙涛去后，二人离庙不远，仍然从后面越墙而入，来到屋中，宽了衣服。丁大爷将皮鞘交付北侠，道：“原物奉还，仁兄何时将刀抽去？”北侠笑道：“就是贤弟用脚稳砖之时，此刀已归吾手。”丁大爷笑道：“仁兄真乃英雄，弟弗如也！”北侠道：“岂敢，岂敢。”丁大爷又问道：“姬妾何以声言妖精取了千岁之头？此是何故？小弟不解。”北侠道：“凡你我侠义作事，不要声张，总要机密，能够隐讳，宁可不露本来面目。只要剪恶除强，扶危济困就是了，又何必谆谆叫人知道呢。就是昨夕酒楼所谈及庙内说的那些话，以后劝贤弟再不可如此，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方于事有裨益。”丁兆兰听了，深为有理，连声道：“仁兄所言最是。”又见北侠从怀中掏出三个软搭搭的东西，递给丁大爷道：“贤弟请看妖怪。”兆兰接来一看，原是三个皮套做成皮脸儿，不觉笑道：“小弟从今方知仁兄是两面人了。”北侠亦笑道：“劣兄虽有两面，也不过逢场作戏，幸喜不失本来面目。”丁大爷道：“噫哟！仁兄虽是作戏呀，然而逢着的也不是当耍的呢。”北侠听罢，笑了一笑，又将刀归鞘搁起，开言道：“贤弟有所不知，劣兄虽逢场作戏，杀了马刚，其中还有一个好处。”丁大爷道：“其中还有什么好处呢？小弟请教，望乞说明，以开茅塞。”

未知北侠说出什么话来，下回分晓。

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饮酒逢土棍 卞家瞳偷银惊恶徒

且说欧阳爷、丁大爷在庙中彼此闲谈，北侠说：“逢场作戏，其中还有好处。”丁大爷问道：“其中有何好处？请教。”北侠道：“那马刚既称孤道寡，不是没有权势之人。你若明明把他杀了，他若报官说他家员外被盜寇持械戕命，这地方官怎样办法？何况又有他叔叔马朝贤在朝，再连催几套文书，这

不是要地方官纱帽么？如今改了面目，将他除却。这些姬妾妇人之见，他岂不又有枝添叶儿，必说这妖怪青脸红发，来去无踪，将马刚之头取去。况还有个胖妾吓倒，她的痰向上来，十胖九虚，必也丧命。人家不说她是痰，必说是被妖怪吸了魂魄去了。他纵然报官，你家出了妖怪，叫地方官也是没法的事。贤弟想想，这不是好处么？”丁大爷听了，越想越是，不由的赞不绝口。二人闲谈多时，略为歇息，天已大亮，与了瘸道香资，二人出庙。丁大爷务必请北侠同上茉花村暂住几日，俟临期再同上灶君祠会齐，访拿花冲。北侠原是无牵无挂之人，不能推辞，同上茉花村去了。这且不言。

单说二员外韩彰，自离了汤圆铺，竟奔杭州而来。沿路行去，闻的往来行人尽皆笑说，以“花蝶设誓”当做骂话。韩二爷听不明白，又不知花蝶为谁。一时腹中饥饿，见前面松林内酒幌儿，高悬一个小小红葫芦。因此步入林中，见周围芦苇的花障，满架的扁豆秧儿勤娘子。正当秋令，豆花盛开，地下又种着些儿草花，颇颇有趣。来到门前上悬一匾，写着“大夫居”三字。韩爷进了门前，院中有两张高桌，却又铺着几领芦席，设着矮座。那边草房三间，有个老者在那里打盹。韩爷看了一番光景，正愜心怀，便咳嗽一声。那老者猛然惊醒，拿了手巾，前来问道：“客官吃酒么？”韩爷道：“你这里有什么酒？”老者笑道：“乡居野况，无甚好酒，不过是白干烧酒。”韩爷道：“且暖一壶来。”老者去不多时，暖了一壶酒，外有四碟：一碟盐水豆儿，一碟豆腐干，一碟麻花，一碟薄脆。韩爷道：“还有什么吃食？”老者道：“没有别的，还有卤煮斜尖豆腐合热鸡蛋。”韩爷吩咐：“再暖一角酒来。一碟热鸡蛋，带点盐水儿来。”

老者答应，刚要转身，见外面进来一人，年纪不过三旬，口中道：“豆老丈，快暖一角酒来，还有事呢。”老者道：“呀！庄大爷往哪里去，这等忙？”那人叹道：“唉！从哪里说起！我的外甥女巧姐不见了，我姐姐哭哭啼啼，叫我给姐夫送信去。”韩爷听了，便立起身来让坐。那人也让了。三言两语，韩爷便把那人让到一处。那人甚是直爽，见老儿拿了酒来，他却道：“豆老丈，我有一事。适才见屋外有几只雏鸡，在那里刨食吃。我与你商量，你肯卖一只与我们下酒么？”豆老笑道：“那有什么呢？只要大爷多给几钱银子就是了。”那人道：“只管弄去，做成了，我给你二钱银子如何？”老者听说“二钱银子”，好生欢喜的去了。韩爷却拦道：“兄台又何必宰鸡呢？”那人道：“彼此有缘相遇，实是三生有幸，况我也当尽地主之谊。”说毕，彼此就座，各展姓字。原来此人姓庄名致和，就在村前居住。韩爷道：“方才庄兄说还

有要紧事，不是要给令亲送信呢么？不可因在下耽搁了工夫。”庄致和道：“韩兄放心，我还要在就近处访查访查呢。就是今日赶急送信与舍亲，他也是没法子，莫若我先细细访访。”

正说至此，只见外面进来了一人，口中嚷道：“老豆呀！咱弄一壶热热的。”他却一溜歪斜坐在那边桌上，脚登板凳，立楞着眼，瞅着这边。韩爷见他这样形景，也不理他。

豆老儿拧着眉毛，端着酒去。那人摸了一摸，道：“不热呀，我要热热的。”豆老儿道：“很热了，吃不到嘴里，又该抱怨小老儿了。”那人道：“没事，没事，你只管烫去。”豆老儿只得重新烫了来，道：“这可热的很了。”那人道：“热热的很好，你给我斟上晾着。”豆老儿道：“这是图什么呢？”那人道：“别管！大爷是这末个脾气儿。我且问你，有什么荤腥儿拿一点我吃？”豆老儿道：“我这里是大爷知道的，乡村铺儿，那里讨荤腥来。无奈何，大爷将就些儿罢。”那人把醉眼一瞪，道：“大爷花钱，为什么将就呢？”说着话，就举起手来。豆老儿见势头不好，便躲开了。那人却翘起翘起的来至草房门前，一嗅，觉得一股香味扑鼻，便进了屋内一看，见柴锅内煮着一只小鸡儿，又肥又嫩。他却说道：“好呀！现放着荤菜，你说没有。老豆，你可是猴儿拉稀，坏了肠子咧。”豆老忙道：“这是那二位客官花了二钱银子，煮着自用的。大爷若要吃时，也花二钱银子，小老儿再与你煮一只就是了。”那人道：“什么二钱银子！大爷先吃了，你再给他们煮去。”说罢，拿过方盘来，将鸡从锅内捞出，端着往外就走。豆老儿在后面说道：“大爷不要如此，凡事有个先来后到，这如何使得。”那人道：“大爷是嘴急的，等不得，叫他们等着去罢。”

他在这里说，韩爷在外面已听明白，登时怒气填胸，立起身来，走到那人跟前，抬腿将木盘一踢，连鸡带盘全合在那人脸上。鸡是刚出锅的，又搭着一肚子滚汤，只听那人哎呀一声，撒了手，栽倒在地，登时满脸上犹如尿泡里串气儿，立刻开了一个果子铺，满脸鼓起来了。韩爷还要上前，庄致和连忙拦住。韩爷气忿忿的坐下。那人却也知趣，这一烫酒也醒了，自己想了一想也不是理；又见韩爷的形景，估量着他不是个儿，站起身来就走，连说：“结咧，结咧！咱们再说再议。等着，等着！”搭讪着走了。这里庄致和将酒并鸡的银子会过，饭没吃成，反多与了豆老儿几分银子，劝着韩爷，一同出了大夫居。

这里豆老儿将鸡捡起来，用清水将泥土洗了去，从新放在锅里煮了一

个开，用水盘捞出，端在桌上，自己暖了一角酒，自言自语：“一饮一啄，各有分定。好好一只肥嫩小鸡儿，那二位不吃，却便宜老汉开斋。这是从哪里说起？”才待要吃，只见韩爷从外面又进来。豆老儿一见，连忙说道：“客官，鸡已熟了，酒已热了，好好放在这里。小老儿却没敢动，请客官自用罢。”韩爷笑道：“俺不吃了。俺且问你。方才那厮，他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居住？”豆老儿道：“客官问他则甚？好鞋不粘臭狗屎，何必与他呕气呢。”韩爷道：“我不过知道他罢了，谁有工夫与他呕气呢。”豆老道：“客官不知，他父子家道殷实，极其吝啬，最是强梁。离此五里之遥，有一个卞家疃，就是他家。他爹爹名叫卞龙，自称是‘铁公鸡’，乃刻薄成家，真是一毛儿不拔。若非怕自己饿死，连饭也是不吃的。谁知他养的儿子更狠，就是方才那人，名叫卞虎，他自称外号‘癞皮家’。他为什么起这个外号呢？一来是无毛可拔；二来他说当初他爹没来由，起手立起家业来，故此外号止于‘鸡’。他是生成的胎里红，外号儿必得大大的壮门面，故此称‘象’。又恐人家看不起，因此又加上‘癞皮’二字，说明他是家传的吝啬，也不是好惹的。自从他父子如此，人人把个卞家疃改成‘扁家团’了。就是他来此吃酒，也是白吃白喝，尽赊帐，从来不知还钱。老汉又惹他不起，只好白填噪他罢了。”韩爷又问道：“他那疃里可有店房么？”豆老儿道：“他那里也不过是个村庄，哪有店房。离他那里不足三里之遥，有个桑花镇，却有客寓。”

韩爷问明底细，执手别了豆老，竟奔桑花镇而来，找了寓所。到了晚间，夜阑人静，悄悄离了店房，来到卞家疃。到了卞龙门前，跃墙而入，施展他飞檐走壁之能，爬伏在大房之上，偷睛往下观看。见个尖嘴缩腮的老头子，手托天平在那里平银子，左平右平，却不嫌费事，必要银子比砝码低些方罢。共平了二百两，然后用纸包了四封，用绳子结好，又在上面打了花押；方命小童抱定，提着灯笼，往后面送去。

他在那里收拾天平，韩爷趁此机会，却溜下房来，在卡子门垛子边隐藏。小童刚迈门槛，韩爷将腿一伸，小童往前一扑，唧哩咕咚，栽倒在地，灯笼也灭了。老头子在屋内声言道：“怎么了？栽倒咧！”只见小童提着灭灯笼来对着了，说道：“刚迈门槛，不防就一交倒了。”老头子道：“小孩子家，你到底留神呀！这一栽，管保把包儿栽破，洒了银渣儿，如何找寻呢？我不管，拿回来再平，倘若短少分两，我是要扣你的工钱的。”说着话，同小童来至卡子门，用灯一照，罢咧！连个纸包儿的影儿也不见了。老头子急的两眼冒火，小童儿吓的二目如灯，泪流满面。老头子暴躁道：“你将我的银子